濂洛關閩書

程子

三之七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九二九二 號
九一 函
三 架
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二九二 號
六 冊
八十三 架
九九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92
冊數 6 (3)
函號 299 41

儒家三十一号

共六本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明道中和具體伊川敬義成德胡敬齋稱其去聖不遠有見乎言之也顧二程子聞道甚早自吟風弄月以帰於周子為高弟自答橫渠定性之説於張子為畏友自吾道南而越四傳益盛於朱子為得統之宗則是學積其源而沛乎其流者二程子之功於是為大今讀其遺書多出一時論説而門人記之者也楊亀山當師友凋謝之後始輯為粹言十篇然而遺文散見於語錄文集諸書亦有粹言

淺草文庫

所未備者至朱子又合周張彙成近思録以示人而二程子之傳因大廣焉夫論語一書備門人記述之言所以尊信其師也乃二程子之門人固亦恪守師説相与述其語言以行於世向非道明德立足示來茲焉能使及門之士佩服勿諼有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乎予生長夫子之郷久薫夫子之教雖不能至心竊往之因举先儒所纂集者謬以己意増刪倣諸論語二十篇編次兼為詮釈附梓亦以見二程子表章斯道其門人服教無斁庶幾哉洙泗之風云儀封張伯行書

二程子

程明道名顥字伯淳程伊川名頤字正叔生於伊洛父大中公令後学於周濂溪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卒為大儒所著書多出門人記述故各本微異甚或為明道之言或為伊川之言当時巳不尽考別今從楊龜山粹言編次原本及条考文集語錄遺書並近思錄補人詳加註解頗為明備凡二十篇学者出是而究心焉亦庶乎不差於所往矣

張伯行集解

傳道第一

此書首篇所輯多論道之言其中詳躰用辨異同析名義無不兼該條貫乃為学従入之門也凡三十九章

程子曰傳道為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

則失其本旨矣

傳道所以闡来学傳其道於万世也故甚難統継也所以継往聖統道統之傳於無窮也故不易得眞傳者為正学失眞傳者即流為異端偏有一字之差則失聖賢之本旨未有不流於異端者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如二程語類朱子語類諸傳道之書也而諸出於門人之記述又安保其無一字之差乎是在学者善會之乎

◯程子曰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

道必以言而傳故立言為三不朽之事蓋所以明道也古之聖賢道德備於厥躬義理蘊於一心積累既厚則発而為言自然充華而不可掩自非然者言之無本知德者厭為固然而無足觀不知德者惑於其説又不知其所以然由其於道未能深有所得而平日素無涵蓄故耳於此見立言之難学者尤当以立德立功為急也

◯程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道有淺深生熟之次第求道者宜循其序不容遽也果能有志求道固属誠心但欲速求有得助而長之迫切而不中理則反為私心而不誠矣觀天地陰阳之運化無一息之停疑於速也然寒而暑暑而寒潜移默運循序有常其變極微故能生物求道者何以欲速為哉

◯程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

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陰若小人之象然陰之道非必小人也惟真陰之過而有害於陽斯為小人矣若獨陽不生而能助陽以成物則亦君子也利者義之反然利非尽不善也惟專利而行而有害於義斯誠不善矣若不失其宜而能和義以利物則非不善也蓋陰則為小人計利則多不善亦從害陽害義私言之耳苟得其正則不惟不相害而反相為用矣

○程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忘之昭々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凡物自無而有又自有而無惟心神明不測不可以有無言也如人知識聞見在數十年之前從數十年後忽然忘及則始終本末瞭然於心是故不可謂之無也然謂之有亦烏從而實指其有之所在哉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声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載事也上天之事冲漠無朕故無声臭可以聽聞然而兩儀四象其體之於乾坤則謂之易動靜剛柔其理原於太極則謂之道其命於人有健順五常之德則謂之性其用無窮有屈伸變化之能則謂之神維天於穆究歸於一而已矣蓋其昭然其見者厚即窮於声臭之俱忘者也

○程子曰誠則無不敎未至於誠則敎然後誠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人当眞實無妄之時自無放辟邪侈之事故誠則無不敎此自然而然者也若未能眞實無妄

則必先有主敬之功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使無一念之或妄一息之或欺而後可以至於誠此由勉然而入者也及其成功則一也

◯程子曰誠無不動者脩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天下惟至誠為能動物蓋一誠之所通無有不感動者以之修身則心廣體胖而身正以之治事則綱舉目張而事理以之臨人則近悅遠來而人化隨其所往而皆得其志之正焉中庸所謂成己成物而時措之宜者正如此故君子凡事必欲先立乎誠也

◯程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々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故文者質之對因質而生文此事物生々之本也凡上下彼此質文莫不皆然是乃所為對也無對為一一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不能以獨立有對為二二則上交下合此感彼應化生萬物昭著兩間則必為文矣此廣大精微之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非知道者孰能識此中自然之理與生生不窮之本乎

◯程子曰佛者之学若有止則有用聖賢之学在知所止知所止而不遷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得其所止而無所不用其極矣若佛者之学則主於是而無為不知所止者也故無用於世苟若有所止則亦有所用矣

◯程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天命於人物則民彝無不各足此生理也觀之則知道之在古今者大而綱常倫理

小而日用飲食皆與生以俱來而不必求之高遠間矣推之昆蟲草木莫不皆然故可以知道

○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為仁也仁之道至大故難名蓋仁者天下之公理由公則可以至仁也故曰惟公近之若即指公為仁則不可矣何也仁則無不公而公未即可以為仁也

○韓侍郎曰道無真假程子曰既無真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真兩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為真非者為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真若不可以為假猶假若不可以為真夫既謂之道則安得無真假乎真則不假假則不真真假難辨是非易明但以是者為真非者為假則昭然而易見矣

○程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易不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吾不信也佛氏之說易以惑人苟非於聖賢道理知之極其真守之固未有不為所惑者蓋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正未易窮其所以然也苟欲窮之恐未能窮而已流而為佛矣故其心雖不可知而其迹則可見所以朱子曰彼只棄却三綱五常便是莫大罪過

若曰不当以其迹観之是皆助佛氏而揚其波者也

○程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為利矣

義利之分甚相懸遠而一念之初止分公私故張南軒曰凡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稍存一計較之心名雖為義而不知已流於利矣豈必喩利而後為利乎

○程子曰便儇佼厲之人去道遠而

便捷巧也儇佻薄也佼詐偽也厲粗暴也人必先觀其氣質氣質不善未有可造於道者如便者巧捷而無沉靜之氣儇者佻薄而鮮莊重之情佼者詐偽而少誠實之心厲者粗暴而乏温雅之致此其人斷喪既久隔溺日深所以去道甚遠而不足与有為也学者寧拙毋巧寧樸毋佻寧愚無詐寧鈍無暴雖其才不及人猶未漓其初質而可漸進於道孔子云君子

不重則不威学則不固又云剛毅木訥近仁正此意也

○程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

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其道固甚大也是故廓然大公者即仁中無私之理恕以待物者即仁中推己之施愛以及人者即仁中則但之用仁道豈不大哉

○問学者多流於釈氏之説何也程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釈氏不能以説惑之矣

釈氏崇尚虚無学者惑於其説由其見道不真也惟能致知而知至則志有定向孰得而移之

彼夫分玉石非醴蘖者真知故耳況聖人之
道乎誠知聖人之為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
而不偏不倚於道灼有所見則釈氏虛無幻
化之説不辨自明又安得乱吾道之真而滋
其惑哉是矣致知
之不可以已也
○或問敬曰主一之謂敬
何謂一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
曰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
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本根也何以謂敬
収歛此心使之専一主一之謂也何以謂一
内無妄思外無妄動無適之謂也何以能見
一而主之厳儀容貌齊而純謹莊而端厳整
敕而截然齊一其心盡常存焉至於涵養純
熟終持渾化斯甚理昭然而著矣然則九容
九思所以豫養本原
者孰有外於敬哉
○程子曰忠恕猶曰中
庸不可偏挙
忠者尽心之謂恕者推心之謂
人故無忠做非自尽其心何由推之而及以
見此心之尽不出恕非推之而及於人亦未
挙亦猶之曰故於恕即以體忠所以不可偏
中庸云尓
○程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
已為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
者吾未之見也
善者秉彝之懿德也人性皆
善其所好未有不出於此若
故可欲莫如善然其所為善者必躬之於吾
身而実有諸已焉斯為貴耳若不能篤信謹
守而聴其若存若亡則本心之良終偏無據
勢必見是而還如此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
者吾未見其人也蓋必実有諸已
而後可以言善非徒欲之而已也
○程子曰
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

内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主於中則動静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内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德至於大則躰無不具自然泛應而各當由是隨其所用無往而不遍隨其所施無往而不順德孚於人而天下信之又孰有疑其所行者乎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仁者本心之全德人之所同具也故曰天下之公然一理渾然四端万善皆由此出故曰善之本也○或謂佛

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程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為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佛氏之所謂定只是寔寂其心定諸所有一切不見不聞而使之至於動蓋忘物而無所為者也豈知天下之物皆我所不得忘而有一物即有一道皆我所不得不為如君臣父子夫婦物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所當為者也而佛氏居去之是亦實然無覺悍然不所以為定而已若聖人之所謂止不過就此人紀日用所當為者因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所而初不以已意與乎其閒加父子則與以親君臣則與以義夫婦則與以別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此則所為止至善之學也視佛氏之屏棄倫物寂守禪定者相去奚啻霄壤哉○程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

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自利而已

人得天地至公大同之理以生張子所謂天地之塞吾其躰天地之師吾其性是也惟為私欲所間故與天地異耳誠者察克治以修其身則人欲淨尽天理流行而能全乎所生之理雖眇然中處実与天地無以異也佛氏所謂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所謂六塵者声色香味觸法也其教在屏耳目厭人倫專修其情淨之躰以根塵為苦累而厭棄之則是自利其一身而已豈吾儒至公大同之道哉

○程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従之理

道者事物当然之理有正而無邪有是而無非若也守道者於邪正是非之介見之既明則当確然固執而不可稍有移易故守之固則得道之正而遂遠乎邪無守之不固則或就於非而遂違乎是矣出乎此即入乎彼無有中立於其間而可以兩従之理是以固執之功不可少有間断也

○程子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奥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

恢寬弘貌淵静深貌

奥微妙也尽己之謂忠以実之謂信所謂誠也言道大無外小無内何従而致其力乎惟実心以體之則衆理皆備於身而有可居之地否則偽妄虚詐其中先無物焉終為向道究乎道何有乎故学道必自忠信入也

○程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

幾者動之微也天下

吉凶禍福莫不有一定之理微見於幾先順乎理則為吉為福逆乎理則為凶為禍君子惟於其理素定胸中故不待吉凶禍福之来而早能見幾而作若不明於理之正則有不当趨而趨不当避而避者卒至顛倒錯乱茫然無以自主何幾之能見哉故吾儕安身立命之学必以明理為先也

○程子曰礼者人之規範守礼所以立身也安礼而和楽斯為盛徳矣

礼以恭敬辞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是人之規矩範圍不可須臾離者能守乎礼則品節詳明徳性堅定卓然有以自主而不為事物所搖奪乃所以立身也若夫一身挙動優安於礼而和順従容油然自楽無少勉強是則行之熟養之深従心所欲而不踰矩者斯為盛徳矣学者当由勉以幾於安可也

徳立第二

此篇同上篇諸論道之言也凡三十一章

程子曰一徳立而百善従之

徳与善有異名而無異実徳則善之統躰而善則徳之分著也人苟自立其徳有以為主善之本則凡日用動静之間無一念不出於善無一事不出於善徳蘊於内而善日生所謂一徳立而百善従之也若徳之不立而本原已失求一歸之幾於善豈可得哉

○或問理義何以異程子曰在物為理処物為義

在物各有所当然者為理因是理之当然而行而宜之為義要之理即是義理以物言而義則以処物言也

○程子曰形而上者存於洒掃応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

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理其大無乎不具而其小亦無乎不該如洒掃

応對其事甚微而形上之理即存於其間蓋理之所在原無分於小大故也学者当随事精察而力行不可以其細微而忽之也○或問仁曰聖賢言仁
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
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博愛以
博愛為尽仁則不可聖賢論仁有言其躰者有言其用者有合躰用而統言之者惟是會通大意以觀其偏躰認至理以究其微則必卓乎有見豁然於心目間矣若韓文公以博愛謂仁殊不知愛爲情之発仁為性之德是專言其用而遺其躰也蓋仁何嘗不博愛而博愛未足以尽仁求仁者亦毋拘偏見以會其全哉○程子
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虚損順之則
吉逆之則凶君子随時所尚所以事天也盛衰消長盈虚損益循天理也順乎理則吉逆乎理則凶惟君子時措咸宜動静出處各得其當故可以事天天人寧有二乎○或問何謂忠何謂恕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
也此即天道以明忠恕之義維天之命深遠難測而動静有常寒暑晝夜之不已即天地尽己之忠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天地発育万物由変而化和気感召而草木因以日新月盛蕃衍不窮即天地推己之恕也学者躰此而忠恕之旨無餘蘊矣○程
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
則不能然是已与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于

文学之門啓卜容声偏至徳也文雖可明道而道則非徒見諸言若王介甫之言道不過以文章高談所見而已所言之道以為当如此而已之所行則不能如所言是身与道為兩物也夫道貴身躰而有之耳有道則所重者道而詞章在所輕故不沾〻誇長於文学之門然而一閒卜閒容貌辞気之粹偏実有諸中而見於外所謂有徳必有言也徒以文言道其去道也遠矣

○程子曰世之学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為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処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聖賢處事有經不能無權然權亦行於理之所可非行於理之所不可也世人不知乃於理所不可則曰従權是以權為任意変遷挾詐行私之術而已豈知權之為義正欲人於事勢難處之會酌其軽重使合於理而仍不離乎経者也若理所不可則反常妄行拂乎経之道矣所謂權者豈如是哉

○程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礼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礼之制本乎人情先王因其情之自然而為之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而礼以行焉行之而人之情咸以為理之当然而宜之是節義所由見矣蓋制於上而乎人以可遵者礼之用也行於下而人自無不遵者義之宜也礼也而義在其中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也

○或問外物宜悪諸程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与悪偏不得而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亦當

有也何悪之有當無也何絶之有道外無物物外無道
人惟見道親切則物来順応自不足以累我
若於道而無所見則必受物之累与因甚累
而悪之情不得而免焉盡吾人因物可以觀
理要亦原其理之当有当無亦苟其当有有也
則外物之来俱我所不得解也何悪之有如
其當無也則外物之来与我初無所与也何
絶之有總之人但当究心
於道而不必繫情於物也
○程子曰理者礼也文也礼者実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礼文
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実過則儉奢自文
至儉自実生形影之類也礼無実不立無文不行華実相較本
末分定然道惟一不可偏勝也文之過必至
於奢実之過必至於儉流弊相因如形影之

相随非彬々之君子其能免奢儉之失哉○程子曰信不足以尽
誠猶愛不足以尽仁也信者誠之発若誠則肫然真実之體也愛
者仁之絶君仁則凖然心徳之全也故一言
信亦訳之信一行信亦訳之信而不足以尽
誠之本體猶愛一人亦訳之愛々一物亦訳
之愛而不足以尽仁之全量盡信于愛従甚
見於外者言之而誠与仁則其存諸内者
故言内可以該外而言外不可以該内也○
程子曰能尽飲食言語之道則能尽出処去
就之道矣能尽出処去就之道則能尽死生
之道矣其致一也道不遠人人之一身皆道之所具俱如飲食言語日
用之常道之小者也出処去就之身之節道
之大者也至於死生則全受全帰之理道之

本原尽於是矣然是道也詩人所不能離而
当自尽者故能日用不憩而尽道之小則亦
能立身不苟而尽道之大能立身不苟而尽
道之大則亦能全受全帰而尽道之本原其
致自出於一也盡道無乎不在惟見之
明而體之切則一尽可以無不尽矣○程
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
為中則一方無中矣以中外之中為中則當
外無中乎故自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
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
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中有定體而無定處
非可以執一也執乎
此必遺乎彼矣如堂有堂之中室有室之中
庭有庭之中隨其所在而中見焉惟量度以

處之斯得之耳彼拘
據之見何足言中哉○程子曰佛氏之道一
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非道也吾儒之
道惟在
日用事物之間循循下学久之功力既至自
則致乎上達之謂此本末一致之学也佛氏
専事清浄自謂見性明徹憑虚以務上達而
蔑棄人倫屏去事物全無下学之功是本末
已間断矣世豈有是道哉其与吾
儒之道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楊
朱墨ゝ翟也申不害鄭人韓昭侯用以為相
韓非韓之公子二人皆善刑名法術之学佛
本西域人為虚無寂滅之教老則周
柱下史老聃所言論清浄無為之道楊子為
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浅陋易

見故孟子獨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
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泛隘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
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佛氏談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夫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所以廓如也然則今之佛老可不有以闢之哉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程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人心惟敬則主一無適自然虛而不雜靜而不擾矣若徒事致虛守靜勢必遺棄一切放蕩形骸敬安在乎故涵養須用敬也
⊙程子曰一不敬則私欲万端生焉害仁此為大
人能心存於敬則天理常明私欲自然窒塞倚持守偶疎一有不敬則精神無所檢束志氣因之縱逸万端之私欲乘間而生而本心之德日以亡矣此其為害於仁甚大学者不可以不察也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万物為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尽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万物豈特相去千万而已哉
人物皆生於天地理本同原故仁者以一躰視之以為莫非我分內事也知其皆我分內則天地万物之道無非我所當為而何有不尽焉苟不能尽其道而有諸己則天地自天

把万物自万物甚与吾身漠不相屬相去奚啻千万而已哉此君子率性修道之功不至於位天地育万物不止也

○程子曰順理則無憂

人惟私欲之見横於胸中故紛紜憧擾隨處皆可憂之端若順理而行則内省不疚而心安身泰無入而不自得又何憂患之有乎故惟仁者為能不憂正以其順理故也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説而為縦横其失益遠矣今已無傳焉

老子之書雖言道德而大約雜以權詐其於本末之間已先自舛錯矣厥後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皆学老子而其流遂至於大弊也然諸子之所得於老子者亦各有異申韓則本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其失尚近後世猶有師之者蘇張則直学其權詐而創為縦横之説並非道德之意其失益遠故今亦無傳焉蓋立説不可以不善始之或差将後之竊其緒餘以熒惑天下者其流弊不可勝言矣此佛老之害所以甚於楊墨而吾儒所当深悪而痛絶之也

○程子曰謙者治益之道

謙者有而不居之意也治猶持也為学而能謙則虚心以受天下之善不自有其德業而德業日進所以為善持其益之道彼夫自満自足者乃所以招損耳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豈不信哉

○程子曰道無躰而義有方

道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其大無外其小無内非有形象之可執故無躰若義者事物之宜一事一物有一事一物之義万事万物有万事万物之義隨其所在而義見

烏故有方蓋自其渾全言之謂之道自其敵見言之謂之義究之道依義以行而義本不
出乎道之外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端倪也始初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互根故無
端倪之可見陰陽交運故無始初之可尋是乃所謂道也道循環而無斷續非知道者孰
能識此中流行之妙乎○程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万
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
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聖人
之心至公無私凡所以位天地育万物若全體大用務尽其理且各当其分無有虧欠滲
漏故其道蕩平正直行之而宜易於遵守若佛氏則其厭煩苦難棄捨一切直以天地万物

為幻化生於憑臆造作矯揉費力又非人心之自然固大異於聖人平直易行之道矣豈
不失之遠哉○程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
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
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有予則有奪有翕則有張此理
之自然故宜予則予宜奪則奪宜張則張宜翕則翕正大之道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謂予
之之意乃在乎取之是奪欲取之始為予之也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是奪欲翕之佯為
張之也此皆以權謀詐偽之術棄人於不覚而敗之非正大之道也○程子曰
礼樂大矣然於進反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
礼主於減々則退遜之意多故須進步向前樂主於盈々則發越之意盛故須收拾向裏

進反之間其所以節其太過文其不及者已得性情之正焉禮樂之於人厥不大矣哉

○程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形而上者謂之道精微蘊大無窮尽無方躰雖不離乎氣而非氣之所得名若以氣明道是執形下為形上矣無乃見其粗而遺其精泥其迹而失其実乎学者当知道為事物之理不可滯於形気之說也

○程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養氣之功由於集義若氣既充則所為必不愧不作而皆出於理之正々則大公無私無私之至人欲淨尽天理流行是聖而不可知矣非至神而何哉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曰自性言之為誠自理言之為道其實一也性具於人理命於天自性言之則真実無妄者謂之誠自理言之則事物當然者謂之道其実天以是与人人以是承天誠与道本一而已無二致也

○程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此特為始学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者此特為始学之人指出切近下手工夫見道之甚切而不可須臾間断耳若論其至則隨在皆道無遠近之分也即心即道無可離不可離之別也此惟聖人乃能与之為一而造道之極致也

程子　張伯行集解

言学第三凡三十四章此合下編詳論主敬存誠致知力行之事皆論学之言也

程子曰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学則必当志於道詞章訓詁非所重也言人則必当志於聖賢人君子非其極也志立則其識必大其量必弘其力必勇将斷済于聖人之域矣

○程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与妄斯善學矣視聽言動雖曰人事無非天理之所存順乎天理自各得其正而偝乎天理遂日流於妄知其正与妄則知所以閑邪而存誠斯可謂善学矣中庸誠身之功必先明善者此之謂也

○

程子曰行失即悪亦改之而已事失即乱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人非聖賢豈能隨処尽善如制行期於無失一失即陷於悪然無不可改之理則亦改之而已處事期於無失一失即至於亂然無不可治之理則亦治之而已夫悪而不知所以改之亂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安于自棄而不足与有爲矣苟不自棄而改之治之是皆激厲自新之君子也雖行乎事之偶有失亦何害乎

○或問入道之功程子曰立志志立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立則專于是而無他岐之惑也人苟志之不立將見異必遷進爲無基是猶無根之木不崇朝而萎矣故在自立其志志立則入道已有其本從此日積月累以馴致于上達之域良不難耳譬之藝木由毫末之微拱把之小漸而暢茂條達遂至于合抱而干雲者無他有本故也此入道之功所以莫先于立志而学者亟当自審也

○程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学二曰訓詁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趨道舎儒者之学不可詞章之学如司馬遷班固之類是也訓詁之学如鄭康成孔穎達之類是也此雖非異端而厚華辞実無適于用若儒者之学則格致誠正修斉治平自有大道存焉故欲求道舎此学不可若詞章訓詁皆其末流無是務也

○程子曰学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

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所聞者在人而所行者在己學者聞一善言即当究心力行之庶不虚其所聞而人之言亦有益于己若不实躰于心不实見于行則雖有所聞亦如無有其言固自在他人乎于己究何與哉

○程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為之必無入善之理

誠由心具邪自外至故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而納諸中也彼役々然於不善之中是已入于邪而不能閑矣雖曰求善而為之豈有入善之理乎此存誠者必以閑邪為要也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者將以求為聖人也君子之學必俛然孳々而常見其日新夫豈于日新則日進而未可量矣盖學問惟此進退之機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中立於其閒而可以不進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純一不已無進退之可見以其已造乎極至之地自不容有所復加故也若未至于聖人則學無止期而可不求進哉是以君子必自勉也

○程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

為學莫先于自治然不剛則不能造道不勇則不能遷善故學者自治之方必極其剛断無少委靡則其所守于道者愈堅固而不搖必勇于進修無少寛假則其所遷于善者愈迅速而多功夫至于守道之固而遷善之速何患不

漸至于聖賢之域哉是在学者自勉之耳○程子曰達理故樂天
而不競内充故退遜而不矜凡人之情惟不達乎理則動多
争競之辞惟無得于中則外多驕矜之気若夫君子理義之見既明故順運樂天与人無
忤与世無争自不至于競矣道德之積既厚故雍容退遜冲然若虚淡然若無自不至于
矜矣蓋競与矜之為累甚大学者豈明理修德以去之可也○程子曰学
者好為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躰色権其軽
重商其貴賎其言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
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善学者学問所至其浅深高下
雖領之于心而不出之于口不善学者不務実求諸己徒好為高論以誇於人所言雖是
而其中之所得則無幾矣猶貧人談金璧々言之未必無当終不若多金之富人并不自
言金之美也蓋高談雄辨之人其求道必不実故学者必以訥言為貴也○王彦
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
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程子曰是不然任
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
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不待教而自樂為善者此中人
以上之資何可多得至中人以下其心未必能誠必教之而稍漸至于善若任其自為而
無以導之于先聽其不為而無以督之於後則彼皆怠惰委靡而自棄自暴矣故聖人之
教正欲引天下之庸衆共人於善之途始示之以在所當為終勉之以不能不為所由師

道主而善人多也○程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
器而不可用工不為也学而無所用学將奚
為也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吾人亦無無用之学蓋用之于身心意知用之于家國天
下皆是学也若学而無所用將誦讀何益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程子曰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
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学者自視以為無
缺及既知学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学者
所以学此道也人惟不知夫一道則肆欲妄行如醉人顛倒錯乱無所不至于醒未有
不羞耻者皆由乎日未嘗知学其于身心性命之理毫未研究故往々自以為是苟既知

学見聖賢之言行如此而吾前日之所為如彼則愧悔心生自然駭且懼矣人識知学之
不可已而由此以適于道底不至迷而不返也非然者將終其身如醉人可勝嘆哉○
程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学者如登山方於
平易皆能闊歩而進一遇峻險則止矣為学之道
必当勇往直前不可畏難而中止今之学者趨易避難如人之登山然於平易則闊歩而
進遇險阻則逡巡不前也欲求其学之成得乎○程子曰学之而不
養々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学之以究其理也而不優游涵泳以
養之則不能悅於心然養之而或流於致虚守寂而不能実存於心焉則是徒為空言而
終無所得矣○程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自

得之可謂善学矣在物為理處物為義〻宜於事而裁於心有至精焉
理原於天而具於性有至奧焉学者於義理之精奧者能自得於心而知其至善之所在
亦可謂善学矣○程子曰学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
樂則清明高遠矣学有所得而矜持未化踐復不熟者皆未完有強勉
之迹也惟峯平日之所得涵養功深快然自足而至於樂則志氣清明行誼高遠如孔之
疏水在中顔之簞瓢不改其所以樂之處当必有心領之者矣○程子曰力
学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〻其守
耳所貴乎学者謂其有體有用也故有得於心即当見諸事充廣而力行之則所学不
可勝用矣若不畢力於行而局局其守卒之辭所設施亦終于無得而已○程子

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
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天下事苟不出于誠無有能当
其節者如射舞御三者技藝之末耳而中鵠中節中度則皆由一念之誠為之故古人始
教必使学者学射学御舞象勺所以養其德性而一歸之于誠者正此意也○程
子曰語学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深亦
易忽於理言教人若当因其所至而告語之則渙然冰釈怡然理順所所得自
深若学猶有待而騃詰以所未至彼不惟不能躬驗於心而亦且輕忽于理矣○程
子曰言而不行是自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
也言行相顧斷為君子若徒能言而不能行則虛誇而無実甚自欺也甚矣故君子之

所深戒也○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
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
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知識蒙蔽不能知也力不勝任不能行也然人能自致其知則有以明乎義理之當然明則其進自不能已而力量以生可以勝任而愉快故但在勉強于学問思辨篤行而已毋慮乎知之不明而力之不勝也○程
子曰人之於学避其所難而姑為其易者斯
自棄也已夫学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
而猶有不至者焉吾人為学如登山然雖高不辞其労如行道然雖遠必欲其至若見難則避而姑為其易者以自解是其識趣卑近不足与有為而暴棄甚矣

夫学者志于大道而期為聖人然猶有不至者焉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別畏難趨易而取法乎中不且流于下乎乃知立志不可以不大而進学不可以無序也○程
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不義矣以学問驕人
者其害豈小哉富貴驕人此小人之常態甚不義無足論也若夫学問之道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為自足今乃以之驕人則傲情敗德學終不進其為害夫豈小也哉○程
子曰学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
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所有謂義理之皆備于我者知者方得之也養者常存之也吾人為学始則欲知然則欲養見之明而無所疑養之熟而無所滞由是泰然施之于行其所進自有不能禦者此致知

存養之功所以為力行之要而学者所當急務也

○程子曰敬勝百邪心一不敬則欲動情勝而羣邪得以中之惟主敬而志氣儼恪容貌矜莊自然心存理得而諸妄絶矣是敬之一念實有以勝乎百邪也

○程子曰学者当務実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尚何所学哉或曰不猶賢於為利者乎曰清汚雖不齊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没世而名不称孔子何為而疾之也曰非為求名也為無善之可称耳為学之本務求実得于己苟一近于為名則此心便失其正与世之趨[illegible]営利者何異彼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正以其無実也非以其無名也学者莫将聖言看錯了

○程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之指此理而言人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蓋知之既真則行之自力若知而未能行是其知猶未至故学者必以致知為先也

○程子曰大抵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学而有得則暗者忽明疑者忽信欣然自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若安排布置即是着意強為非真能自得若無

○程子曰不学則老而衰人惟自進於学則日就月将志足以鼓乎其氣故雖老而益壯如蘧伯玉之五十知非衛武公之耄期不倦安有衰息之日惟其不学所以志氣頽嫌竟至怠然但衰老而衰耳学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程子曰

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学莫大於去累要在誠不誠之間耳蓋不誠則中多虚妄而易溺於私故物欲得乗間以累之惟誠則此心真実無偽天理渾全絶去憧擾而何有於物欲之累乎此思誠之功所為不可已也）

○或問学必窮理物散万殊何由而尽窮其理程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非一端而已也曰泛然其何以會而通之曰求一物而通万殊雖顔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脱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万物一理故也（学者于聖賢之書古今之務事物之煩賾當究心精察以求止乎至善其功非僅一端也若無其功而遽期其効雖智如顔子亦不敢自謂能夫亦用力之久真積有得自一旦豁然貫通蓋万殊之理總帰一本故也此聖門一貫之旨所以必従学識而得之）

○程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学不貴（辨佞口才也辨佞之人専事口舌其才足以雌黄可否顛倒是非毎多入於不善故雖有所学適以佐其辨佞之資而已終不可与入道則亦何足貴哉昔夫子之告顔淵必曰遠佞人而称仲弓曰仁而不佞学者可以知所戒矣）

涵養第四（凡二十七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学則在致知（学者欲涵養其

德性非敬無以立本故須用敬欲求進於学
問非知無以明理故致知此二句程子教
人為学之要而朱子蓋嘗
述之学者所宜尽心焉
◯程子曰致知則
有知有知則能択
知之未至何以能択惟格
物以致之推極吾心之知
識使無不尽則有知無有知則凡天下事物
之未皆能辨別衆理而審其精當故能択也
務択孰若可不以
明善焉急固哉
◯或問致知力行其功並
進乎曰人謂非礼勿為則必強勉而従之至
於言穿窬不可為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
有浅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学之効也循理而
至於楽則已与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知行

之功相須並進者也然所知所行則毎有不
同者如視聽言動之非礼者人謂其不可為
雖強勉而後之未必心安意肯也至言穿窬
不可為則人篤知之不必強勉而後能無蓋
所行毎視乎所知知有浅深之殊斯行有遠
近之別此進學次第之効驗難以比而同者
也至若心循天理由知而好而至於楽則是
中心浹洽与理為一知行已造其極豈強勉
若之所可能哉其惟君子
深造以道而自得之者乎
◯程子曰古之言
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
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
苟不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
無義質而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

也朱子曰論輕重行為重論先後知為先故必知之真而後行之固然世亦有質之美行之力而辭能明道者由其知之未致故也程子此言蓋為司馬温公而發歟

㊀程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二說皆即此章之意

㊀程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悅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々焉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人有小々快意之事便生喜懌猶能積中形外況學而見理身心性命所閲甚大其喜懌當何如乎然亦有既知窮理乃切々焉見其苦不見其甘而於所可悅者未有以得其趣則雖日事矜持亦非養心之道也善學者毋拘而不化也

○程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為可憂也有輕俊之資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詞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子弟之志輕才俊者每好蕩佚而不樂就拘束較之愚蠢更為可憂為父兄者當亟教以經學切近本務使之心平志定而不以文詞之末習長其輕浮

之気如此則気質可化而徳性可復矣盖子弟之成否皆由于蒙養之得失朱子詳于小
学之教正此意也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学四十
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徳無求進之心故其
所学必至于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為兒童従
父兄之所教与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
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学而優則仕古
人仕必有期未仕則優游養徳絶不妄希進取故一出而致君澤民学所以多有成也今
世之人幼従父兄之教長逐時俗之趨絶惟此勢利而已盖不待其仕而良心早已喪矣
天下亦安得有良吏哉
○或問学者何習荘老之衆也

程子曰謹礼而不違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
而不荘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放曠之説
以自適其勢則然老荘之教外形骸齊生死置身礼法之外放蕩天地
之中謹礼者喜其去膠固之累放情者喜其畧法度之拘内是学之者衆如水之就下其
勢不能止也
○程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
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収其心而不放也
道者当然之理而散見于物之間故欲適道者必以格物為始事盖人之一心最患流蕩
而無所用斯去道日違矣誠于天下之物思所以窮究其理焉則此心収斂不至于放而
功自可次第而施此所以謂之近道也
○程子曰学莫貴於自

得非在人也人之為学惟求自得于己雖師友有啓迪切磋之功而下学上
達必在己盡心竭力而後可致非人所得而旁貸也○程子曰学貴乎
成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業用
而不能行其学則非学矣人之為学必格致誠正修身以求底
於有成既成矣又将推之家國天下而有以行之斷為有體有用之学若半途而廃学是
不能成其業変其所守用而不能行其学而治己治人両無得矣吾不知其所学為何事
也○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学莫止於畫莫病
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反之而
聖学則有日新之機畫則無進為之志自足者美善不相投自棄者妄靡而無用古今
称湯武為聖人者以有反之之功也当其用功之時曰日躋曰執競惟是進而不已故克
臻于聖域而与堯舜並称此可見学之為益甚大而君子不可不勉也○程子
曰古之学者為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学者
為人其終至于喪己為学貴有実心古之学者実求有得於己自能
推己之所有以及人而成物即在是今之学者矯飾以求知於人反之於内毫無所得徒
為喪己而已○程子曰君子之学貴一一則明々
則有功学莫患乎紛雜則此心蒙蔽而終迄于無成君子之学貴于専一而已一
則工夫純粋自無他岐之惑而吾心之全體大用靡不明矣由是成己成物時措各得其
宜故曰明則有功也○程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

得不問故莫知人之為学最苦悠々忽々無切於求益之心故必精於思慮而後不疑于理勉于求進而後有得于理勤于審問而後明辨于理不然未見其有獲也○程子曰進学不誠則学雑処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敗心而棄已與人不誠則喪徳而増怨今末学曲藝亦必誠而後精况欲趨衆善為君子者乎誠者真実無妄之心万善之根本也誠于進学則学純誠于処事則事治誠于自謀則已無不成誠于与人則人無不感苟無是心将百務俱隳内外人已無一可者彼末学曲藝之微猶必誠而後能精其業矧欲趨衆善而為君子其可以不誠乎○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

学或曰学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為得之者未之有也書云思曰睿睿作聖睿通微也非深思何以通其微而造乎聖人之域故惟聖人為能不思而得下此而不思者皆茫然而無所得者也○程子曰学也者使人求於内也不求於内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学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学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是也二者無益於徳君子弗之学也心躬力行此求于内者也若以文為主則務外而溺于詞

章矣進德修業此求于本者也若考詳畧採同異則猶末而流于訓詁矣二者専事口耳無益于身心性命之功非聖人之学也君子将以求至于聖人而寧学此哉

○程子曰学以不欺闇室為始闇室人所不見之地易于自欺者也学者正宜于此用戒慎恐懼之功一念之発即辨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而禁止其自欺方不愧乎屋漏否則此處一蹉本心已失後将不可問矣故学必以是為始也

○程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学者於古今載籍事物多聞多識何者可用以修身何若可用以齊家何若可用以治国平天下如廣儲藥物随取随給皆為有用也不知所用則玩物喪志而已雖多奚益哉

○程子曰学而為名内不足也為学而切己務實惟日不

足何暇為名一有為名之心則其志分矣可知其内之不足也

○程子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学是終身事為学莫先于知知則必篤嗜以好之好則必専精以求之求則必積漸以得之不至于得其学未可已也盖古人此学直引為終身之事無有半塗而廢者故学者但当循序以図功不可得半而自足也

○程子曰学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将不勝其疑矣通莫如理理如文理密察之理学貴于通故能周流無滞若執一不通則膠固束縛不勝其窒礙矣然欲周流無滞又非俾論無區別之可能也必品節分明條理不紊一本之中有万殊俾然之内有燦然経権常変悉合其宜夫然後乃為聖人之学也

○程子曰士之

於学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
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学也其可一日舍哉不農
耕則無以養其身而身以衰士不学則無以
養其心而心以衰人莫患于衰心而身之衰
次之甚可舍学而
甘于自衰其心乎
○程子曰科挙之事不患
妨功惟患奪志
志為所奪則所務者皆名利
而根本廃矣故妨功之患小
奪志之患大也朱子曰科挙亦不害為学但
令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纔以得失為心理
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挙特
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邉自輕
○或問聖
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顔子為好学夫詩書
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顔子所獨

好者何学也伊川曰学以至聖人之道也聖
人可学而至歟曰然
此偏論顔子之好学而
見聖人可学而至也人
之為学必以聖人為準的聖人之道不在於
文藝而在於心性顔子善学聖人全在心性
上学故聖人獨以好学称之学以至聖人之
道一句乃一偏之大旨伊川先生始稱遊太
学胡安定試諸生以顔子所好何学題先生
作論曰聖門有弟子三千而孔子獨以好学
称顔子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聞其文而
通其義也而未聞以好学称然則顔子所獨
好若果何学也曰学者非他凡以求至於聖
人之道也夫聖人之道亦高矣豈後之人可
学而至於曰然人特患不学耳学則断乎其
可至也此聞偏弟一義正程子耳喫緊之言
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

人此下六節詳言学聖人之道而此節先言人為万物之霊也天地備蔵陰陽之精気有水火木金土五行運用而生人物但物其偏故至蠢人得其秀故至霊人之一身乃陰陽五行之精英所華也是以能通於道而為聖為賢其本也真而静

其未発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礼智信此節以性言即継善成性之事本猶初也真者無極之真也静若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言人生之初粋然無妄而真湛然未動而静其未発也冲漠無朕而中涵五常之性森然具備無少虧欠輩其目則曰仁義礼智信蓋在天地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性故曰人身小天地也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楽愛悪欲此節以情言是形生之後応事接物之時也人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気以成形形既生矣有耳目口鼻之欲耶有声色臭味之類觸乎其外而動乎其中其中一動而随其所觸応各不同於是有七情出焉挙其目則曰喜怒哀楽愛悪欲此七着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若特発而中節為貴耳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覚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縦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此節言性情相因之故智愚相遠之端皆在乎此也情出於性而亦足以害性蓋其相牽日甚既如火之熾若不撲滅則益蕩然無所帰来人欲日長而天理日消五性之本根受其鑿害如斧斤之日肆其斬伐也良可惜矣是故覚者知情之害性因約束其情而使之合於

大中不至乎熾而蕩也此心為一身之主宰必正其心而勿使之倚偏性具於心為万理之本源必養其性而勿使之有害此制情以復性之事所以為上智之人也愚若則不知制其情反後而恣之使其流蕩忘返不至於放僻邪侈不止情害其性挙所謂仁義礼智信而尽亡之則若雖為人而実無以異於禽獣矣此後情以滅性之事所以為下愚之人也上智下愚之尓如此此君子所以貴乎学也

然学之道必先明乎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此下二節言学聖人之道之実功也君子之学為聖人若其道果何所従入乎蓋誠身必先明善知与行雖並重而知為尤急也必先明其理於心使仁義礼智信之道照然不昧知其所往之途必由乎是而不惑於他岐此窮理之事也既知所往然後體之於日用躬行之間以仁義礼智信之道為準的力行不懈必求至乎聖人之域此踐履之事也正子思所謂自明而誠由教而入者也学聖人之道其大端莫切於此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此承上文明誠而言誠之之道未有不貴乎真知若真知此道而篤信之如性食肌膚之不可易則雖極天下美好之物更無有易之若如是則以聖人為必可学而其行乎道若必果決而不惑行之果則所以守乎道必堅固而不搖仁義忠信与心俱存頃刻不離

推之急遽苟且之時必於是焉推之傾覆流離之際必於是焉推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而亦必於是焉是其操存之功永久勿失則始由勉強而終造於自然其居之也安矣外而挙動容貌之間周旋進退之節無不適中乎無過不及之礼而邪僻之心無自而生矣是能復其性之本然而情之発無不中節焉此識之之道而学聖人工夫極於至精至密者也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

此下二節指出顏子所好之学正篇首所謂学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顏子深潜純粋博約竭才所従事者克復之目則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蓋視聽言動必絶其非礼之縁而天理方能渾全無間顏子一生為学親切工夫莫過於此即上節信道篤至動容周旋中礼之事也

仲尼称之則曰得一善則拳々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々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学之之道也

此以孔子所称者証之見其好学之実也常人於善能択而未必能守顏子得一善則拳々服膺而不失所謂信道篤行之果而守之固者也又曰不遷怒則七情之発各中其節可知矣不貳過則邪辟之萌無不悪絶可知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不遠復無祇悔者也蓋性情隠微之間一有所偏随知随克随克随復自不至於取悔矣観孔子称顏子如是是其好之篤学之之道蓋在乎心性之功日用躬行之実而非如三千之子所習而通者僅在詩書六藝已也此正所謂学以至乎聖人之道也此上四節開示学聖之方提闡好学

之要屬級詳明本領親切乃程子躬行心得
之妙不特顔子以此学聖人即学若循此以
幾乎顔子無不可若讀若当享
学実躰諸身而不可須臾離也然聖人則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顔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
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
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則不
日而化矣
此又言聖人顔子之尓以明顔子
所学乃聖人之道而篇首言聖人
可学而至若於此益可見也夫顔子好学如
是宜可以至於聖人矣然聖人思勉偶化而
顔子則有待於思勉加上文所云四勿及服
膺弗失不遷不貳皆有思勉之亦其子聖人
労遊相去只在一息之間所未至於聖人若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日進不已

更加之以年歳之長涵泳従容優入聖域将
不日而化其思勉之労与聖人為一矣則信
乎聖人可
学而至也
後人不違以謂聖本生知非学可
至而為学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
博聞強記巧文麗辞為工栄華其言鮮有至
於道者則今之学与顔子所好異矣
此結言
後人所
学之差而非聖人不可学而至也夫顔子好
学之功幾至於化則聖人因可学而至矣後
人不違其故以為聖本生知非学可至聞有
欲学聖人着明處且驗矣於是之志凡近用
功苟尚而為学之道遂失不知求其在已着
窮五性之本原驗七情之感動害明善誠身
之功究懲忿窒欲之実而偏求諸在外若以
廣博見聞勉強記誦巧飾其文富兼其詞以

恍人耳目為工雖学華甚言而大本已非解
有至於聖人之道者則今之所謂学若乃流
俗之学与顔子所好在学聖人之道者是不
迴然不伴也哉此篇乃伊之先生得統於周
子慮其所論生人之性感物之情悉本太極
圀説之旨而学聖功夫節侯殖室切要則甚
所自得於解騖之事者後世聖学失傳不知
於性情上用功所以去道愈遠而以聖人為
不可学徒知以博文雅記巧文慊辞為工而
自已之性情甘於荒靡縱欲滅理安得謂之
学乎読伊川此論
而可以慢然悟矣

程子　　張伯行集解

五経第五 篇内詳論經書之旨諭讀之功以及岳教之言之大要傳学若知所用心焉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粗之別 五経之言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易以明陰陽礼以謹節文春秋以別是非皆聖賢傳心之要甚言涵蓄渾然意味深長無非至理所寓非有精粗之別也

○程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当年数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為先 春秋因人之行事是則是之非則非

之所書若不過当時數人而公是公非之理
無不包舉乃窮理之要也故学者欲盡道不
必他求学春秋則得矣然又以通語盡為先
蓋春秋之旨微語盡之辭顯適語盡則理明
而春秋
可学矣
○程子曰易変易也随時変易以従
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故善学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
也
易雖有交易不易之義而実則十有八変
而成六爻故曰変易也道者一陰一陽之
謂惟随時変易以従陰陽之道是以盈虚消
息其理至微天地万物其象至著盛德大業
合肆用於一源藏往知来諒顯微而無間也
然亦何事遠求哉蓋天地出之源之理不外日
用平実之中故善学易者求之必自近若以
為近而易之則求明反晦何足以知易乎

○程子曰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
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
詩本人情其
流連諷誦每
足以感發人心学者吟咏以陶写其性情之
致涵暢而和順於道德之中自然感動興起
有吾與點也氣象所
謂興於詩者如此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
文春秋聖人之用
有道即有用但詩書所言
即道而推於用以道為主
故曰載道之文春秋之作即用以明
乎道以用為主故曰聖人之用也
○程子
曰上古世淳而人朴順事而為治耳至尭始
為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為典常也
不惟随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

若以典名其書上古敦龎未変故世淳人朴如穴居野處結縄而治皆順事而為之也至運際中天而治天下之道實自堯始其間因事制法凡治曆敷土教稼明倫之類有功迹之著見者皆可奉為典常所遵其法則也雖在堯之時氣運漸開固有随時張弛之宜而要之立政立教垂範来茲無非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堯書名典作史者豈無取哉

○程子曰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古人為学必實見諸躬行而言每在所後若汲汲以著書為事則必不免多言多言則華掩其實文勝乎質必將有害於道矣蓋著書立説皆聖賢不得已之舉為明道垂教計非好逞辨論以誇世也学者行未遠所妄有言其不背道而馳也幾希

○程子曰礼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為功也所以由情性而明理物也礼之設非矯拂乎民情所以防私欲而入於道義使知所率循也詩之学非示人以雜務所以由性情而通乎物理使知所取資也先王之教皆切於人之身心如此学者當審其用意之所存也

○程子曰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礼法也易之有象聖人所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象者像也人能遵守礼法則凡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循規蹈矩依倣而行易象之理亦猶是也善守礼者可与学易矣

○程子曰初学入德之門無如大学其他莫如語孟入德以大学為先而語孟次之故朱子曰大学規模

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
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学者之日用又曰不先
乎大学無以提挈綱領而尽語孟之精微不
参之語孟無以融会貫通而極中庸之帰趣
此所以入徳之門
無如大學語孟也
○或曰聖賢気象何自而
見之程子曰姑以其言観之亦可也聖賢道徳学問
所造各有不同毎発見於気象之間然気象
難寛而言則易見蓋言者心之声也聖人之
言自成其為聖賢人之言自成其為賢学者
姑即其言観之亦可以得其大凡矣観論語
侍坐言志諸章気象自見
○程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権衡
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軽重較然可
見矣論語一書所載甚詳其発明事物之理処居多弥猶称物之有権衡量物之有

尺度一定而不可易欲学者非徒誦読之已
也能即其所言而以之揆度事物覚軽重短
長之情較然自見真有銖両之不爽尺寸之
不差者此聖人之言所以為万世之法吾人
所当探察
而體騐也
○程子曰人之語道者語高則遺
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
然無精粗之分通貫言之蔑不尽若今之学者言高
而畧卑語本而遺末偏不知道者也夫道豈
有高卑本末之分哉孟子七篇之中言道者
不一其詞然高必通乎卑本必貫乎末並無
精粗之分而其言蔑有不尽者君過為高妙
之説則入於異端
矣烏足以言道哉
○程子曰読書将以窮理
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

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古人之書其理無所不備而用亦無所不該讀之者將以窮身心事物之理而致其用於家國天下之大非徒佔畢具文詞已也今人滞心於章句之末而未能躰諸当躬見諸行事雖終日誦讀而不適於用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学者之大患所当猛省也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太極形而上之理也由是生兩儀而象与數形焉作易者知理寓於象故因象以明理象必有數故由象而知數得其理則象与數皆在其中此学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尽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象數之末此京房管輅郭璞之流術家所尚若吾儒則止論理而已必不為尋流逐末之学也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言本於心古人或因所得而有言或因所見而有言皆可以知其心如孟子言仁義王政与不動心正人心之類皆平日講求實得於心故言之親切有味乃有德之言也至於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与伯夷尹惠之辭乃所学深造衡量不爽雖未至其域而言之尽著明是造道之言也即一人之言而其不同有如此

○或問窮經旨当何所先程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

謂雖多亦奚以為窮経将以致用要当得其旨帰然語孟二書内聖外
王無不統貫其所言之旨皆五経之旨也誠於論語二十篇及孟子七篇熟読玩味知其
要旨所在則可以観五経而従事於二帝三王之道矣否則読語孟而徒資口説於道惆
然不知雖多奚所稗益乎○程子曰学礼義考制度必求
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礼義者生人之防閑
制度者帝王之憲典聖人順人之情而為之因時之宜而創之皆有精意存焉後之人非
徒学之考之已也必深求之而得其当日之意則聖人創制所無無不曉然胸中亦可以
斟酌得宜而自我沿革矣○程子曰古人得其師傳故因
経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知道不能以

明経此言学不可無所援也古人得其師傳皆聖賢正学用志不紛則経在斯道在
故博観載籍参稽共証而可以明道後世有家雖出失其師傳於斯道寔然罔覚安能契
合乎作経之旨故必先知道而後可以明経吁此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也○程
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
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礼義
之言今也上無所学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兄
子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
僞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
習如此欲其善得乎古者教学之制始自家塾黨庠其所以造就人

才者法無不備故人当少時便已習於為善今則上無学而俗日偷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学惟利是趨至里巷之間言非礼義皆不可聞於耳此所以日習於不善而風不古若也故治天下必以正風俗為本而正風俗尤以復古制為先也

○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聖人作經非徒為文詞已也皆有深意存焉学者当觀其意与其人而察吾行之所未至者何在且求其心而察吾知之所未得者何在晝則讀夜則思平其心以討論而不失之厚易其気以玩索而不失之鑿闕其疑以待問而不強其通庶乎中有所見而与古聖人如相告語於一堂斯可謂善学矣

○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其所学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礼義也学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古之学者必有師如記問文章此日耳之学不足為人師以其事務乎外而無実得於中也夫所貴乎師者謂明乎義理中有以自楽而又有以応人之求故言可則行可法求師者舎斯人其誰従乎不然従非所従則学非所学矣是以不可不謹也

○程子曰講説非古也学者必潜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一日尽講是以博為教非有益也講説非古之教然亦不可少但

或挙一隅或引而不発使学者沉潜涵泳而自得其意趣方為有益若講論不休是徒以博為教言者軽而聴者厭矣何益之有

○程子曰尽天理斯謂之易二気因時往来屈伸天之理也若夫明消息盈虚之故循進退存亡之道以尽天之理斯謂之易焉善體易者其知之矣

読書第六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読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専精於文義則必固滞而無所通達矣文文辞也義々理也古人之書言不尽意而存在学者神明而自得之耳若読古人書不能固辞以明其理於文義不加留心則古人立言之本意必多拋荒忽畧乃或専精於文義字解句折以求其説則又拘字所見未免膠固執滞中多窒礙無所通達矣豈所務善読書者乎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為耜々之柄為耒範土曰陶鋳金曰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将発明夫理以覚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雖約而理無不該原非以多言為貴也後之人始執巻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

康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
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之人当始執
巻便志於為文所言雖多而未能明理亦何足為有亡且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
免流於邪僻其害於道也必矣何若不言之為愈乎◎程子曰古人生
子能食能言而教之此古人緣教之方也子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
言則教之唯諾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
也知思未有所主則当以格言至論日陳於
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
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禁於未発之謂豫人之幼也智

識思慮未閑当日教以格言至論使之盈耳充腹先有所入於中久自安習日復一日則
後此誘說不能搖惑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若為之不豫及
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
欲其純全不可得也若教之不蚤及其稍長內為偏私所陷溺外為
流俗所銷鑠欲心德之純全也難矣故教不可以不豫也◎程子曰春秋
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
縱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
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

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諸若此類乃炳如日星其義雖大非難見也惟微詞奥義適乎時措之宜若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耳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卑而進之或尊而退之或微號其詞或章斷其実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無所偏倚文質之中而無所擯益寛猛之宜而無過与不及是非之公而無作好作悪乃制事之權衡以酌一時輕重之宜揆道之模範以立万世遵循之則也

夫観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黙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夫観

百物之変然後知化工之神如此其妙聚衆材之良然後知作室之用如此其周況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遠非可以一事一義窺測者乎故学春秋者必優游而之涵泳而深入黙識心通庶幾能深造其微奥之域而有以得其用心之所存也然則春秋顧可易読乎哉

○程子讀易至履嘆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称焉則在上者挙而進之士知脩其身学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

天下之心可一履卦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言良不誣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六德則為公卿三德則為大夫下此皆位称其德無有居之過介若或德高而位不称則上必挙而進之必不使沉淪於下傑士惟患身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学成而君求此自在上之事而学者則不以已与焉故人事自之德而不学情於爵祿也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享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備差俗解奔競上下相安而天下之人心可一也此風已不再生宜程子読易至此而有嘆乎

○程子曰人見六経便以為聖人亦作文

不知聖人亦攄発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

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攄胸中之蘊作為六経以垂教万世

原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蓋有德者必有言也

或曰游夏称文

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学為詞章也游夏在聖门称為文学旧説子游作擅弓子夏作礼記之類然其所言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因未嘗秉筆以学為詞章也

且如観乎天文以察時変

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礼楽之文此易賁卦之詞程子引之以為古人観変成化皆有用之実学非如後世極拾華藻徒為無用之空言也

○程子曰古之

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

文矣退之国因学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

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亦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退之韓愈字也有德者必有言古之君子惟務修德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由是播之於言不期文而自文非沾々執筆專學為是也若退之生平專事文章而苦心竭力之餘於道亦覚有得其曰軻死不得其傳亦確有見其所傳者安能言之親切若是其殆因文而見道者歟

○程子曰知時識勢学易之大方也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强弱学易者知吉凶消長之理識進退存亡之道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此則其大方也

○程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游酢字定夫西銘張子所作其說推乾父坤母之由明一本萬殊之致可謂廣大而精微矣然皆不偏不易之正道豈夫讀之即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是真能求其意於語言之外者也凡讀書而拘々章句不明其理終無所得者比々皆是如定夫者豈亦程門高弟哉

○問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程子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為文趨一時之好尚言藝可也讀書明千古之理道豈直藝云爾哉但謂之藝則徒尚佔畢專事涉獵所求於書者淺矣不幾失聖賢作書之意乎

○程子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経乎今

之治経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
皆是経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
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方元寀字道輔聖人之道寄於六経
学者欲入其門自当以窮経為要蓋経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蔵珠窮経者必当心會而身
躰之求徒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已也若治経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所得者僅古
人無用之糟粕耳何足与言道哉
○程子曰言愈多於道未
必明故言以簡為貴言以明道也浮詞過盛則意為所掩而道又晦
故以簡為貴簡則辭不煩而意達使人尋味不窮斯於道有発明矣○程子曰
有学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
曰何謂也程子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
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
若江河之浸膏沢之潤渙然氷釈怡然理順
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
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
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
子初不能及此也荀卿韓之公子杜預晋時人管子管仲也言人之於
道必已至之而後能言其所以得力之故然亦有学未至而言至者循其言而遵之俱可
以入道加工夫至眞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此荀卿之言也優柔以求之饜飫而趨之若

江河之浸而益深膏沢之潤而益浹其涵養有漸如此至於所見既堂渙然氷釈所存既熟怡然理順則深造而自得矣此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不一其思也又重思之反覆其思也如是而不通鬼神亦将有以通之是非鬼神之力所能為也蓋弾精竭誠其效必極於此也此管子之言也夫道以積久而得以涵養而絶以精思而通三子所言皆是為入道之方而其身則未之能及也学者循其言而導之可也

○或謂聖人之道其難知也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学者宜深思也

聖人之於道未嘗言易以令人驕亦未嘗言難以令人阻但視人之用力如何耳因引孔子之言而嘆其涵蓄無窮以見人之不肯用力於道者正如未思而先以為遠也学者誠深思其言亦可以自奮矣

○程子曰傳経為難如聖人之後僅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但人不由之耳

羣経定於夫子之手至孟子時幾百年間微言絶而大義乖傳之已差使非子思孟子相継賛述提綱挈領闡邪輔正以垂万世則久息而不傳矣夫大道千古為昭何嘗息滅特人不由之耳今語孟学庸之書具在学者取而読之不亦可以見聖人之心哉

○程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共無私

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詩書所称有曰帝者則皆有主宰羣動之意曰天者則皆有包涵徧覆之意曰王者則皆有天下共主至公無私之意上下數千年間循名思義若合符節蓋其道無不同也

○程子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聖人作易大之自天地幽明小之至昆蟲草木莫詳且備而無一之不合者以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蘇昞問修辭何以立誠程子曰苟以修飾言語為心是偽而已有是実於中斯播是言於外若但為修飾誄言而已則此心便偽而不誠矣所謂修辭必立其誠也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德盛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其言皆足以垂訓後世故必傳文盛者徒事詞章其言雖未必醇而頗合乎道如荀楊韓愈之類俱不可廢故亦傳

○蘇洵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為居業之実耳程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学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師友講習正所以明其理豈盡空言無益蓋亦未嘗返求諸心而有得耳若窮經固為学之事然苟不能自得於心雖五經亦傳空言未為有益也總之学貴返求自得能自得則治經傳道以究心往哲之旨固為有功即平居講習以發明先聖之言亦非無益其実則一而已矣彼此之分哉

○程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穀黍麻吾

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葺聖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学者玆為小補耳衣食不鈌用度無虧享太平之楽将何以無負乎惟有述往聖而待後学力為傳者之事以庶幾少補於世耳○程子曰学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当而已当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学以正為本言以当為本政以順為本若博也文也詳也皆未也得其本則末在其中矣○程子曰思索経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已亦且誤人也此言学貴自得也自得則不泥於経義而脫然有獨見故所藉者深遠而無尽而所処者安固而不撓若徒以思索為功不能於簡策之外別有所得則固滯不通而所資所居亦淺陋而易奪矣是以以之處己則誤己以之誨人則誤人也

程子

張伯行集解

善治第七 此篇所論端治本明法制皆為政之道也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学之不明也師学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有治人斯有治法故善言治者不急於行法而急於成就人才才不足則雖有良法亦徒為具文而已其誰与行之哉然必有師学而後有人才故成就人才者不患稟質之不美而患師学之不明蓋師学不明則雖有美質亦終於自廢而已其何以成之哉此言行法必先於得人而得

人必先於之教為治之要道也

○程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民之自有者力也所恃以養生惟在於此苟不知愛惜之而重困焉則將不獲自用其力而無以遂其生此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礼義哉故養民者必務与民休息使之力無不足生無不遂然後化行俗美庶可幾上理盡養必先於教乃万世不易之常法而重民之力尤其本務善為政者不可不知也

○程子曰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三代守成令主莫如成王而君德之成則由周公之相也當王幼沖其所以輔導之者見皆正事而無非僻之行聞皆正言而無邪妄之詞左右前後皆正人而無便佞宵小之諛涵養薰陶習而安焉久而化焉故能成其德性而歛其身心蓋君心當未染之時輔之以正則易從而有功此人臣輔相之道所當豫之於始而周公為可法也

○程子曰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際時之宜也言為治者主於臣民之上有大躰為不可褻也施於政事之間有次序為不可紊也至於時酌之善隨事應變明又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此所以立綱紀之本而得張弛之道也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關雎美文王妃姒氏有幽閒貞静之德麟趾美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蓋化必自内而及外由近而及遠也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於薫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程子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

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必可信先王之治為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人君治當世之務其要有三一曰立志以圖治二曰責任以輔治三曰求賢以致治蓋人臣雖有嘉謀非君志先立則信用不專人君欲用其言非責任宰輔則奉行不力至於君相協心矣又必旁求俊乂分理庶職然後能實施於天下此三者為治之本也而三者之中尤以君志為本惟人君至誠專一以往訓為必可信以盛治為必可行其志既定而内不狃於近功外不惑於衆口斯可以臻上理而無難矣○程子曰人君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

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若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勧講〻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為益多矣人主居九重之內所密近者惟寺人宦官耳倘一日之間時近正人聞正言則氣質不期化而自化德器不期成而自成故其要惟在於選賢德之士使日侍左右以勤講論備顧問從容燕語之下不徒漸摩德義啓沃君心即至於人情物態之煩稼穡艱難之狀皆可因事敷陳隨時開導漸積既久自然膺習日生比之深処宮闈者其所益固巳多矣蓋君德之成就諦在親賢而勤於接見惟人君加之意焉而巳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天理有中正之則而得之為難人倫有至善之準而至之不易故得其正則順乎天之宜盡其極則主乎人之紀此堯舜君天下之道所以卓越千古而非三代而下所可及也

○程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道与法二端皆治天下者所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

敬遜則爭自止善与悪不両立敬与争正相反故教人若欲消其悪不於
悪消之但養其善心則人自有善而無悪矣治民者欲止其争不於争止之但導以敬遜
則民自相敬而不争矣此探本窮源之論也○程子曰人各親其
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人各有親使之皆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
公於天下然後為能不獨親其親也此即夫子所謂老者安之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是也○程子曰惟聖人善變通天下事之常者可以常道
處之若事當其變有難拘乎常道者惟聖人道理純熟胸中隨其事機而一以時中之道
處之則既通其變而仍不失乎常所以為善也○程子曰為政之本
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

之有也為政不務其末而務其本者莫大於使民興行俾之有孝弟遜讓之風而
化行俗美也若果興仁興讓民俗善矣彼必不肯遊手好閒皆尽力於田畝農桑之事而
猶患衣食之不足若有是理哉然則王道之行養固在教之先而實收效於教之後也
○程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秖以
法持天下先王之世道民以德齊民以礼其所以治天下若惟此德礼之道而
已而法令則其末也後世惟特法令以控制天下而全無道德齊礼之意則其法亦將先
王之法矣治安能以古若哉○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
有天德斯可語王道其要秖在慎獨純一不雜也
不已無間斷也言能純其心如天之不已是即天之德也有天德則渾然天理而無私意

間斷可與語純王之道矣至其切要用功処祇在慎獨蓋惟慎獨所以能不已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至誠之功用也

○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辨忠邪一趨乎道之至正皆所以定其志也惟人君之志定則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而忠言讜論日進於前天下之治成矣然欲求定志之道則當自正心誠意始

○程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人無好學之志則自棄而不求進焉雖聖人其如之何然在世有不學之人而聖人原無不被之化所以聖王在上民多迁善而不自知蓋所見無非善行所聞無非善言涵濡薰陶久而與之俱化則教之入人深且遠也彼不學者徒自為聖世之棄人耳可勝惜哉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人主君臨天下之道不止一端而論其本則惟在於至誠仁愛而已蓋至誠則純一不雜以実心行実政而百度因以維貞矣仁愛則慈祥豈弟以仁心行仁政而兆民歸其度内矣君道之本孰有大於此者哉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罪疑惟輕言罪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重就輕刑不妨少寛也功疑

惟重言功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輕就重賞不妨從學也不辜無罪之人也不經謂不当刑賞之常經也古聖人知行各造其極刑賞宜無或失焉然觀書称堯舜乃不曰刑賞必当功罪而但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与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若此可見聖人忠厚之至字後世酷吏苛求過於刻核者大相懸殊矣

○程子曰人君欲附天下当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人君居高臨下欲使天下親附於己其所行之道必当顯著明白以示天下共見而所以顯明之者則有本焉惟是實其心之所發而誠意以待物推其心之所欲而恕己以及人而又行不忍人之政以施其惠鮮懷保之仁使四海之内被慮息而沐膏況王道之成庶乎其可立觀己

○程子曰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為政者不可徒為目前苟且之計也必創立善法使可以流傳久遠而無弊若後世不遵而變更之則末如之何矣君子祗為其可繼者而已

○程子曰長育人才者教之在寬待之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凡長養人材者嚴以督之則拘束難堪故必誘掖獎勸教之在寬急以求之則蹤等無序故必優柔漸濡待之以久然後教化成而風俗美焉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皆此意也

○程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古今之事理万端是非可否經權常變紛陳於前欲

就中斟酌而定去取自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有不至於差誤者也蓋中無主則紛紜淆乱去取倶不得其当何以主事物之宜而定權衡之準哉

○程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

德化大行則東西朔南無不心悅誠服人心隣附自國運日昌故君道必以是為本上章以至誠仁愛為本若自上之及乎下者言之此章以人心悅服為本若自下之応乎上者言之上下交孚而治天下之道尽於此焉

作新第八

此篇所言多職守之事凡二十一章

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

此欲為君相者変化人才以尽其用也作新若振起而更新之也変化者随其賢而轉移之也言風俗頽靡欲振作而更新之使人才衆多為法固難至材賢已具欲変化而轉移之使人才醇正其道則易如凡令之人皆負才而可用即其本心何嘗以小人自甘特視君相之意為轉移耳誠尊賢使能変化有道則君子固鼓舞思効即小人亦爭自濯磨豈患人才之不足用耶

○程子曰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薫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

経筵設官固所以講明経義然不止此也必毎事切於君身如出入起居随事進規務使潛移默化以薫陶其性質古之承弼乃辟得此道也至於朝夕納誨則人品之邪正國家之治乱民生之休戚財用之縮盈無不講究詳明斷廣之久然

後君德成就而勧講之職始尽矣

○程子曰治則有為治之因乱則有致乱之因在人而已矣因若事機所由也治不自治必有為治之因乱不遠乱必有致乱之因安自人操之而已知其因之在人則何以為之而治何以致之而乱不可不深思其故矣

○程子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不及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也其力有限而其心終無已時也

○程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乱之在国不可帰之命在人而論則有賢不肖是氣稟之清濁不齊命也在国而論則有治有乱是氣數之盛衰懸殊亦命也然人定自足勝天故不肖可轉而為賢乱可轉而為治不可尽委於命而不尽人事之当然也

○程子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専欲伺察州縣州縣専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択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監司与州縣一躰則上不至蒙蔽而下亦不至掣肘今監司以伺察為能州縣以掩蔽為衞上下相猜其何以為治吾謂為監司者不若與州縣推誠布信才有不及者則教而督之教有不聽者則択其甚而去之懲一以警衆可也不猶勝於専用伺察而反為其所掩蔽者乎

○或問為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如之何程子曰亦權其軽重

而已事重於去則当去事軽於去則当留事
大於争則当争事小於争則当已雖然今之
仕於官若其有能去若必有之矣而吾未之
見也僚所以佐乎長人之矜正不同故言多不見後而勢又不得自主誠有難為慮
者要亦度其事之軽重大小何如耳事重而
言不後則去事軽而言不後則留則我不至
以阿阿業恥事大而不得不言則争事小而
可以不言則不争則彼不得以執拗見非此
亦君子進退語黙之宜也然令之僚佐多子
長不合者宜有能去者矣而卒未之見烏可
知世人貪恋一官同流合汚
者衆而特立不回者寡也○程子曰一命
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之士初入

仕籍其職雖微然苟存愛物之心則必有及
物之效蓋職無大小但觀其存心如何耳若
夫居高任而得為所欲
為其所濟夫豈可量哉○劉安礼問臨民程
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隠壅於上聞則不得其所若多矣故必
使之各輸其情而後民間利病不至
蔽塞此惟子諒易直之君子能之也問御吏
曰正已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格而自無不正矣非待在乎以威
御之
也○程子曰操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操摩民隠
求訪賢材此二事正使職
之大者不可不留意也○程子曰朝廷設
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苟能修職則不素餐今孰大於是教官之設其職甚微

而操教之權則所係又甚大蓋欲使之教子弟而修齊治平之道養育人材以備異日之用非可苟且尸位也誠能實心任事修其教誨之職則宮牆雅化蔚為邦國之光是真不素養之大者矣若胡安定之在湖州之庶可以為後世法已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為程子曰苟能克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治獄之官乃民命所係一失其平則不可復生而冤抑之氣上干天和或人所以疑其不可為也程子以為苟能至慎至明以供其職則平反先當而一郡無冤民矣其為德不亦大乎又何不可為之有

○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尽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尽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尽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存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尽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慎重者也

○程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何失之有孩提之童未能自言其意其所欲未易求也而其母必知之蓋愛子之心致曲周到誠之至也治民者一如父母之於子則民隱上聞而所以愛養之者自無不周矣

○程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斂聚也利己以凡事言利財專就貨言也己者人之對惟欲利己則不顧乎人而其損人也必矣財者怨之歸惟欲利財則不顧乎怨而其斂怨也必矣夫損人而

斂怨雖利已得財其能長享乎君子斷不存此心也○程子曰治水天
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
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
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敗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必出以至公之心舍己從人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以成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亦焉能有濟乎
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
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
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
矣是其惡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鯀治水九年功

雖未成其所治亦非常人可及特以其強於自任拂乎族類故公議隔而得失罔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助所以卒至於敗也凡事皆然而何疑於治水哉○程子曰今
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為準焉可
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為之而後成惟古
人得其自然也古者度量權衡生於黃鍾以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以生寸尺丈引以一龠之黍千二百為黃鍾之實以生升合斗斛以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為黃鍾之重以生兩觔鈞石是皆得天地自然之理法之正若也後世欺詐成凡其長短輕重多寡之制皆以私意造作而大与古法不同焉故程子謂姑以為準焉可耳而深嘆古人之獨得其自然也
○程子曰後漢人之名節成

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変可至於道矣後漢矜尚名節成於風俗大約皆延於務名未必自得於中也然視世之再汚苟賤者相去遠甚但一変其矜尚之心則可至於道矣蓋世変日下如後漢之風亦足以砥砺末俗而去吾道不遠此程子所以取之也

○程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乱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為可久可継之治自漢而下禍乱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戢乱之後即当継以致治三代之遞更皆有制度文為以定一王之憲而垂之於永久自漢而後一得天下即因循苟簡無復遠大規模此所以治終不古若也

○程子曰做官奪人志仕而志圖富貴患得患失者不足論已然或馳鶩於是非得失之境而此志動於憂懼取奪之私或經営於功業政事之間而此志陷於利害趨避之巧者比々皆是蓋德未成而服官未有不奪其志者学者所当深省也

○程子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礼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学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賢才関於風俗故為治天下之本然欲得賢才在先有以教育之必廣訪状隆礼聘取其

有德有材者萃於京師以講明正学其所学之道則本人倫明物理不以化務於其心焉
其教自小学灑掃応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
周旋礼樂其所以誘掖激励漸摩成就之道
皆有節序小学以下皆教之之方也誘掖而引進之激励而作興之漸摩則不
迫成就之則有終皆教之之序也其要在於択善修身至於化
成天下自郷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共用功之要則
在択善以致其知脩身而力於行推之以化成天下雖郷人而可至於聖人焉可其
学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徳取材識明達可進
於善者使日受其業学行中於是者即上文所謂択善脩身是以化

成天下蓋成徳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学於其人焉択其
学明徳尊者為大学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
学教成使為大小学官推教法於天下択士入学縣升之州々
賓興於大学聚而教之歳論其賢者能者於
朝此彷周礼郷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
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
礼遜通明学業曉達治道者至択士入学之法則自下而升
於上倣周官論秀書升遺意所選士皆取徳立而業進者如是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
身而及於天下較之以文詞記誦取士者其得人必有間矣

程子　張伯行集解

行事第九 此篇論応事接物之宜日用倫常之道皆生人不可闕而学者所当尽心者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行事在審已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已其心馳矣 人心之愛憎不同去人行事但当自審其是非若所行果是雖浮議何足恤也偏畏人言而忘審已則聽而觀後方寸乱矣事豈有成乎 ○

程子曰久閲機事則機心生方其閲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 凡事有機久閲之則機械之心生若不預防之於始而方其閲時心為所引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

種日生而不窮矣孟子曰為機変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学者不可不察也○程子
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悪富貴是反人之情
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貪富貴厭貧賤
者人之常情賢者豈反於人情乎獨是有義無命存焉非可苟為去取也惟君子平日精
義知命故守乎義之正安乎命之宜其於撓遇之未毫不足以動其心此所以大異於常
人耳○程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
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天下之事吉凶無常視入
處之何如耳善處之雖當悔之遅而功可成不善處之則即利之中而害攸伏此聖人作
易必以人事撓同天道也○程子曰人以料事為明則駸

駸乎逆詐而億不信駸、進而日上之意聖人心無私累自然先覺
若以料事為明則必以屢中為喜駸、乎逆詐而億不信猶自謂其明也勢之所至豈能
知及乎○程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
其言行皆非禮禮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入於私則言
行之間雖欲其出於善而私欲、爽雜皆未合禮此閑存之功不可不無、也○程
子曰閲天下之理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窮之極其至而本末終始挙無所疑則一心之內四通八達觧外洞然
其樂可知矣○程子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
尋之病事無大小一循乎理而已若有苟成急就之意認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

義雖微傷而所利者博則有冒昧而為之者原其初心無止於較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君子之所必不為也

○程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學必視其所守所守不約特泛騖失歸而終迄於無成至守約之道莫若持之以敬ゝ則主一無適而自無紛馳之患由是窮理致知應事接物隨在可以有功此聖賢成始成終之學也

○程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為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避嫌私見也無理義以主之故內不足多避忌而不敢為若果出於至公自可坦然行之而無疑何嫌之足避乎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君子處事一以敬為主而已敬則無小大無敢慢若簡細故以自崇則有忽畧之弊非敬也敬則此心常存不容虛假若飾私智以為奇則有詐偽之端非敬也皆君子之所不出也

○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人最不易防故防之之道先當正其在己己一正則彼雖好詐將無間之可乘矣蓋正己自可以格物不獨防小人為然也

○程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矣孝親敬長事之至顯者也孝本於仁敬本於義理之至微者也然仁義之理即見於孝親敬長之間是事理一致也仁義之理雖微而皆顯著於孝親敬長之際是微顯

一源也推之莫不皆然能通乎此則知日用動静之間無在非事即無在非理因其顯可以悟其微古之所謂善学者以此而已矣◯程子曰物聚而無以
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静節宣所以
養生也飲食衣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
以養徳也推已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
貴惟正而已矣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失其養則無物不消由一身内外以及人物皆然而所以養之道貴出於正正則大順之理已處之而泰人受之而安矣
◯或問從俗可以從歟程子曰於義有害者
胡為而可從從俗如孔子獵較之類於義無害者或猶可為若有害於義則風俗人心正当自我轉移其不可從也必矣◯程子曰徳盛者物
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変
當疾痛惨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
一夕之力也人惟已私未化則物可以擾之形可以病之若徳盛若心身純乎天理故臨震懼死生之際当疾痛惨戚之時一任天理而行又何足変其色而動其心乎此惟素養者能之非一朝一夕所可襲取也◯程子曰公天下之
事苟私意為之則不公矣天下之事本出於至公人但当以公心為之耳苟参以私意則雖属公事而其心已先不公無甚何以観事之成而服衆心哉此公私之際不可不審所處也◯程子曰獨處而静思者非

難居廣而応天下者為難猶処潜修所静思乎理義以自厳此
非学者所難也惟居其心於廣大而道明德之可以応天下而有餘斯則成己成物合内
外而時措之学是之為難耳○程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
也人患不能自見耳在外之事与己無故不知不足為患也若不
能自見則心身之臧否德業之進退皆茫然若失安得不患乎○程子曰言
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
也天下事不外一誠人能真実無妄則言有物行有恒而人為所動志自直気自壮而
事亦有成若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由平日誠之未至故也此即中庸所
謂不誠無物故君子必以誠為貴也○程子曰責善之道必

貴誠而不貴言則於人有相長之益而在己
無自辱之患朋友道在責善然貴以誠意交孚而不貴乎多言蓋意誠則在
人必能感悟自有相長之益而在我亦不至煩瀆可無取辱之患矣此交友者之所宜知
也○程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
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
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
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乎其不由
欲而動矣中無私欲則循理而行自不至於妄動故有得可以無失而鮮悔吝
之虞今人之所以妄動者由其中有私欲之見故也夫妄動而得於此者必妄動而失於

彼一失也究之此之所得者終亦必至於失
二失也又況不当得而得之然特失之已也而
且有無窮之凶咎以随其後乎是故無故而
得福謂之妄得之福而災亦随之不当得而
得謂之妄得之得而失亦継之苟知得之旋
至於失而凶咎復不免焉亦庶乎妄怠可以
脩消不役於私欲
而少有所勤矣
○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
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
之矣
問所以佐学之窮不問則終於不知問
則不知可進於知人当自用其恥而無
憚於求
知也
○程子曰学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
識時事莫貴於知要
知言者究極天下之言
而明其是非得失之帰
苟学能知言則於理無疑矣識時者時有消
息盈虚当進則進当退則退苟道与時行則
無不得其宜矣知要者幾務雖繁必有綱領
得其綱領而挙之則事無不理而執簡可以
御繁
矣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
持権衡以較軽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心通
乎道
者於凡天下之理莫不洞晰其当然与其所
以然故事物之来是是非非皆不能逃其明
鑑如持権衡以較軽重錙両
不爽孟子所謂知言者是也
心不通乎道而
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権衡而酌軽重竭其
目力労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
屢中君子不貴也
時中謂有時而中億揣度
也不通乎道則此心失其
権衡是非茫然莫辨雖労心竭力時或偶中
然亦出於億度之私而非其明理之所致也

豈君子所貴哉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夭壽必然之氣數也義者是非可否当然之天理也賢者惟知義之当然而命固在其中矣若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安行但能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踰義以安求故曰以命處義也

○程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万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万物必有餘裕天下万物皆己度内若得而撓己是己無以為之宰也惟有志之士道明德盛不為所撓而己立己既立矣則天下在我運用之中万物在我利濟之内豈不綽〻然有餘裕哉

○程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君子之道體用兼備安人安百姓皆其所有事貴乎措之天下國家以觀其成苟躬抱濟物之具未能実及乎物而不被其沢雖有亦若無耳所以古聖人道濟天下必欲於吾身親見而不徒托之空言也

○程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常人之心遇憂勞則失其故常處安靜則忘其遠慮惟聖人不然雖当憂勞之時而安靜者自若心不因之而紛也至其在安靜亦時有所憂而特未嘗勞心不困之而從也此聖人樂天憫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

○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

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
則人亦与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
者矣推至公之理而与衆同利則衆亦与之同利而安享其所有苟懐自私之心而
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己而擊奪其所有矣此理勢之必然而人所當深鑒也○
程子曰学佛者於内外之道不備冥心滅性是無内之
道也絶物棄倫是無外之道也佛之為害如此人顧從而学之為何哉○程子曰
君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
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以自放於邪
濫雖使苟免斯亦悪德也知義命不為也彖蹇

難行乎患難則為守正守正故中有定主利
害禍福不少動其心方能以道濟変而難可
解若猶不解則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安
之而已倘不守正而行險徼倖踰越礼法以
自放於邪濫雖或苟免而礼義廉恥斷滅尽
矣是無義無命悪莫大焉豈君子所為乎

正倫第十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正倫理則尊卑
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然必其分明而後情益合此乃家之道必如是而後為得
也○程子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
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
飲食也言語不慎則無以養德飲食不節則無以養生事在於日用至近而所関

繫於人者為甚大故君子必慎之而不敢有所放必節之而不敢有所貪也

○程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人能素位而行安於所處雖逆無順故貧賤未嘗不樂否則求方營心願望奢修雖順無逆故即富貴無嘗歉然不自得此無化一以理而一以欲一以義而一以利也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學者宜自狀之矣

○程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相顧而人猶或疑之若行不踐言而欲人之信斷未之有也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也人当生日正父母劬勞之時此身猶存二人長往罔念深恩罔極莫報当不勝其悲痛矣尚忍張宴作樂耶若高堂無恙以此娛親庶乎可已嗟乎此景豈多得哉

○程子曰人處骨肉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以私愛失正理骨肉之間恩情繫意多不合乎禮義惟剛正自立之人為能不以私蔑公不以愛徇怨而無失乎正理蓋恩情而節以禮義則不至於流居家者所宜深鑒也

○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狥情肆欲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説而忘其順則凶

而無所利矣男尊女卑夫倡婦隨理之常也若徇情欲而不節以義男牽制而不剛婦狎昵而不順勢將悖其常理凶而無所利矣此夫婦之道所宜正於始也◯程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衆矣惟妻孥之牽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私情最易溺人匹夫悍卒見難而輕生者往往有之至於衽席之愛能斷然不惑者則鮮焉蓋情慾所牽有甚於死之難割捨者此可見理不足以勝私而吾人所當深省也◯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聖人為能舍己之善以從人之善下此則皆不能故極為難事蓋己者有我之見人之所最自私

者雖痛舍之猶恐己見未忘守之者固而從人者多有所輕忽也况可驕矜而自恃乎此顏子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所以為大賢而學者所當取法也◯程子曰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婿者女之配固宜慎擇婦者男之配尤宗祧所繫擇之愈所當慎然婿在耳目之前其志行易見婦居深閨之內其性情難知易見者不可忽難知者尤不可忽也◯問其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程子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

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与人居所謂敬業所樂羣也故有規過之
道然不告則心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又無
術以處此向者所以自疑也程子謂不告固
非盡心之忠徒告安未得忠告之道惟在平
日誠意交通從此無間在於未言之前斷言
出而人悅服自然信後樂受矣蓋告而不受
者在於人不我信而人之所以不信者實由
我一念之誠不能懇至厚末是
以感人也然則進言固有道矣
〇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為多朋友相糺非獨資其
講習之功也蓋朝夕切磋則薰陶漸染自然
其德日進故相觀而善之工夫更多此友誼
所以為
重也
〇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
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
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
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
理人心每有所溺如因愛惡之偏遂失其是
非之正情之常也故妻孥其所愛者言雖
失而多從至其所憎者言雖善而亦以為惡
矣夫暱於親愛而隨之則出於一己之私豈
合乎至正之理哉君子
必不以私恩害正理也
〇程子曰三年之喪
禮之至義之盡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不敢不
及如父母之喪人子之心
哀慕無窮而聖人則以三年為限蓋以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也以言乎禮則
罔極當報而為禮之至以言乎義則人情所
宜而為義之盡也推此而凡先王制禮皆本
乎人情宜乎
民俗可知矣
〇程子曰酒者古人養老祭祀

之所用今人動輙褻飲亦大為民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褻冦皆出於此古人用酒祭祀則甚大者老人亦藉以扶衰憊至於嘉礼不過三五行何嘗絶飲亡度今人專尚宴飲沉湎無節則大蠹害於民矣況民食以損民業以隳酗之暴犯刑句引寇賊莫不由此故古先王一献之礼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乃所以防酒禍也憂世道者可無以禁之歟

○程子曰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精詳出於間暇之餘錯謬起於倉卒之頃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其偶有不敗者亦倖而已矣

○程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著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周周章也中無定見故事尚未形而已先存疑惑之衷與周章之意其病在心能治其心則虛明而靜正自可無此患矣

○程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声發於自然之氣聽声者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也有理而後有占占由理而出有氣而後有声声由氣而發皆自然而然不可偽為者也故聽声者即氣所傳而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因理以推而知其人之姓氏是皆各有一種道理也

○程子曰堯舜之為善与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人之為善為惡皆有可轉之機惟中無所疑而主志已定則勢重而不可反如堯舜之為善不可使之為惡桀跖之為惡不可強之為善善惡雖殊而其堅於自信則一也人奈何不慎択所向而使他

日有不可復反之勢哉

○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程子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渇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此而已聖賢養生之道惟是順天時之宜安人事之正窒嗜慾而不為所戕定心氣而不為所搖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為導氣養生之術哉

○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専欲利已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天下惟利之一途乃衆心之所同欲而不可以專為者也專欲利已則不顧乎衆其為害有至大者蓋人之欲利其始本出於貪而後遂有無厭之求貪之甚則心為欲所昏蔽惟知有利而忘理義之正即不當得者亦無不計較以求必得焉求之極則已之所無必欲爭之於人人之所有必欲奪之於己其致怨也為不可言矣夫一念之貪遂至於爭奪詰怨如此害何大哉故君子當清心寡欲以求事理之當然不可見利忘義而遺害於無窮也

○程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誠之至者純一無偽實心流行可以格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動君父可以字民物其感通之道無微弗入無遠弗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天下同此一誠之理至誠之所感通道固必至於是若稍有毫釐之偽即扞格而不能入矣惟知道者深識此中相感之故相通之機而求全其純一無偽之本體斯可以動物而無難矣

○程子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不為善欲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

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声鼻則欲香口
則欲味躰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
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覚莫要於思惟思為
能窒慾
害人莫甚於慾人之所以為不善者
皆為慾所誘故也誘之不已必至於
滅絶天理流於禽獸而不自知夫耳目口鼻
四肢之慾人孰無之但不加察而任其所誘
其害遂至於此然則窒慾之法当何如亦惟
有思而已矣蓋凡慾之來患在於不覚此覚
則彼退其功莫要於思思則心与理會
而慾自可得而窒矣九思是其大端也 ○程
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
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
人当困厄
患難之時
每多喪其所守而圖僥倖以苟免抑知致亨
自有其道亦視人之処之者若何耳若能固
守乎理義之正而不為所移奪則雖有屯難
亦安之若素何困之不自我亨哉然而能此
者蓋鮮
其人矣

昌平坂學問所
文政丙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